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

第九回 英武院探賭遇名妹 諸仙鎮贖衫收勇士

詩曰：聚賭窩娼犯禁條，洪基罪惡本難饒。

貪心當鋪心難足，利己騙人種禍苗。

卻說聖天子起來，步出方丈，正欲解手，忽見一隻黑虎伏在地上，把頭亂點，也欲求封。天子手指道：「朕封你為鎮山的將軍，受萬民香火，快去吧。」黑虎謝恩，望山前去了，天子解了手，仍回方丈去宿，次日起身，換了衣服，參拜如來三寶聖佛，回到方丈，用過早齋，與日清辭了機達和尚，回到日清家內。路上聞人說英武院，□分熱鬧，日清也說：「此處有葉兵部之弟葉洪基的賭場，他本是一個劣紳，家中有無數教師，專門包攬訟詞，欺凌平民，大小文武衙門，也奈何他不得。不論甚麼人，到他館中賭博，若無現銀，就將兄弟伯敘的屋產抵押，借銀與他，輸去之後，不怕你親族中人不認。還更有損人利己之事，指不勝屈，所以得了許多不義之財，起造這座花園，□分華美，我們何不到他園中走走。」

天子聞言道：「他如此行為，我倒要去看看是真是假，為地方除了大害。」就同日清漫步望英武院而來。果然話不虛傳，□分熱鬧，進得頭門，只見松蔭夾道，盆景鋪陳，香風撲鼻，鳥語迎人，迎面一座高石橋，遠望假山背後，影著許多亭臺樓閣，船廳前面就是賭場，因欲前去看他作為，所以無暇到別處遊玩。帶了日清，走進場中，將身坐下，早有人奉上茶煙走來，笑面相迎問：「老爺也要逢場作慶麼？」

天子略點頭說：「看看再賭。」那人隨又遞上一張開的攤路，慢翻慢看。場中已經開了兩次，不過是平常小交易，倒也公道賠償。就在手上取下一對金鍋，交於櫃上，兌銀子一百五□兩籌碼，天子押在一門青龍之上。此時開攤之人，見此大交易，自己不敢作主，報於葉洪基知道，洪基走來一看，見是生人，早已暗中吩咐：「只管開著。」恰巧天子押之青龍門，取回籌碼，就向櫃上兌這四百□兩零的銀子。洪基聞言，走出說：「你這客人難道不知本館事例，小交易不計，大交易要賭過三場，方有銀子兌的。」天子喝道：「胡說，多少攤由我鐘意，誰敢迫我，速兌銀來，若再遲延我就不依。」洪基道：「就死在這裡，也奈何我不得。」叫道：「左右何在？」一班惡徒搶將進來，這些賭客一哄散了。日清亦跟這乾人混將出去，在外探聽不表。

此時天子看見日清退出，他就振起神威，取出一對軟鞭大叫：「葉洪基，你惡貫滿盈，待我為地方除害。」舞起手中龍鞭如飛，前來捉拿。早有一班打手，圍將上來，廝殺一場，好不厲害。葉洪基指點眾人：「捉拿此人，重重有賞。」不料天子□分勇猛，把這班人打得落花流水，頭崩額裂，死者數人，洪基傳齊備教師，上前對敵。看看日光西墮，到底寡不敵眾，勢在危急。本境土地城隍□分著急，慌忙尋人救駕。看見百花亭上總教頭唐奐在此打睡，走上前說道：「唐奐醒來救駕！」將身一推，唐奐驚醒，聽得叫殺之聲不絕，連忙取了軍器，飛步上前，看是何人，來到前廳，見一班徒弟圍住一個中年漢子，在那裡死戰，詢問下人方知緣故。見此人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忙上前喝道：「各兄弟退下，待我來捉他。」眾人正難下手，卻是為何？因有城隍土地率領小鬼暗中幫助。否則天子早就抵擋不住。各人一見師父到來，俱備退下。唐奐上前虛戰幾回合，四下一看，見各人難得遠，說道：「快跟我來！」自古聰明不如天子，當下天子見唐奐這個光景，知他有意來助，跟他一路追將出來。唐奐假拿一枝飛鏢，在前敗走，口中叫道：「是要趕來送死！」這些人以為唐教頭要引他到無人的地方取他性命，都怕誤中飛鏢，所以不敢跟來。洪基也料唐奐引他人後園，把他結果，所以也不提防。

唐奐見各人並不追來，心中□分歡喜，一路引著天子，走到後園假山之下，自己將身一縱跳上牆頭，解下懷中腰帶放下來，尚屬太短，天子急把自己寶帶解下，唐奐復跳下來接好，再縱上牆把帶放下，天子雙手拉住，唐奐在上提起說道：「外面是禮部尚書陳金榜的後花園，權且下去再作道理。」天子答道：「陳金榜我素認識，下去不妨。」天子再三致謝：「請問高姓大名，何方人士？」唐奐連忙跪下，口稱萬歲：「小人唐奐，乃福建泉州人氏，曾在少林寺學習武藝，現充府內教習。今日下午夢中得蒙本省城隍托夢，保駕來遲，合該死罪。」天子聞言大喜道：「英雄何罪之有？快些起來。」即在手上除下九龍漢玉班指一個，囑道：「他日孤家回朝，愛卿將此班指，見軍機劉墉，自有升賞。」唐奐謝恩，指前面一帶房屋說：「這是陳禮部上房，萬歲小心前往，小人就此拜別。」說罷縱上牆頂，如飛而去。

天子大加贊賞。此時約在初更，夜色朦朧，星光閃閃，心中思量，陳金榜現在京中，他家女眷又不認得，怎肯容納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
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忽見遙遙燈火，有婦女之音，照望而來，將近，急忙將身一躲，閃在假山洞內，只聽得一個婢女叫道：「小姐，這就是後園，兩邊都是花樹，沒有人影，哪裡有什麼皇帝到此，要我們接駕？昨夜菩薩報的夢是假的，倒不如早些回去，稟知夫人，關門睡吧，免得她老人家還穿起朝服在廳等候。」又聽得一個嬌聲罵道：「多嘴的賤婢，誰要你管我的事？還不去快去周圍照照明白來回話，我在此聽信。」侍婢連說：「我再也不敢多嘴了。」急忙拿了燈籠到各處照去了。

天子聽她主僕言語，樂得心花大放，急從假山石洞中走出，說：「孤家在此，毋庸去照，愛卿何以曉得？」小姐此時，急用衣袖遮面，偷眼細看，卻與昨夜夢中菩薩所說，聖容服式，絲毫不錯，此時小姐心中敬信之至，即口稱：「臣女接駕來遲，罪該萬死。」天子說道：「愛卿平身，何罪之有。」小婢在地叩頭，就叫起來引路。三人慢步走出前廳，小姐稟知母親。杜氏夫人大喜道：「果然菩薩顯靈，前來指點聖駕到此。」忙請天子上坐，母女二人一同朝拜。天子口稱：「免禮，一旁坐下。」

此時燈火輝煌，僕婦家人，兩旁侍立，鴉雀無聲。也有在窗框之外，門縫之內偷眼細看者。天子便問夫人道：「因何得知孤家到此？」夫人奏道：「臣妾杜氏，乃禮部尚書陳金榜之妻，與女兒王鳳。昨夜母女二人，蒙觀音大士指點，得知今夜初更有當今聖駕到此，當速迎接，今實來遲，罪該萬死，望我皇恕罪。」天子大喜道：「難得菩薩指引，夫人母女平身，坐下細談。」杜氏問道：「不知我皇因何到此？」天子答道：「朕因私游江南，與乾兒周日清到隔壁英武院游賭攤。葉洪基恃勢不肯賠錢，反被他圍困，雖然打死幾個人，因為人多，戰到近黑時分，險些遭他毒手，幸遇教頭唐奐，也蒙城隍土地點化他來，接引跳牆。」把這事情細說一番。侍婢奉上香茶，備辦酒席，□分齊整。飲酒之際，天子吩咐陳府中人，不許傳揚出去，違者治罪。恐葉洪基前來陷害及各官知道難以私行遊玩了。杜氏道：「臣妾府諒葉洪基不敢前來查問。」即差一妥當家人到日清家內知會此事。這日日清逃了出來，在外打聽，並無消息，心中□分著急，連忙回家告知母親，正要設法，忽見這個消息，才放下愁腸，在家靜候不提。

再說洪基見唐教頭詐敗，引那人入後花園內，意必將他結果。方來回報，故此將門戶關鎖，靜候唐奐回話。不料等到三更時分，還不見來，心中著疑，莫非兩個都逃了不成？此是城隍土地，特意將他瞞混，好待聖駕平安，所以葉洪基一時毫無主意，等到夜深，方才命人提著燈火進院搜查，一面著人將死屍收拾潔淨。他自己怕唐奐放走，也跟眾人一路細查。又大鬧了一夜，周圍搜遍，哪裡有蹤影，是時方知被唐奐放走，自己也逃出國外去了。洪基大怒，即差人到各文武衙門知會說：「葉府教頭唐奐，盜去欽賜物件，昨夜走脫，所有各城門，一同派人嚴密追查。」各官無有不遵，弄得江南城內商民出外好生不便。那些葉府家人，狐假虎威，藉端敲詐，小民叫苦連天，關門罷市。陳府家人將此情由報知主母，杜氏夫人大怒，即差人與本府說知：「若再如此，是官退民變，定即稟知相公，奏聞聖上，勿謂言之不先也。」知府著忙，也怕弄出事來，只得知會洪基，將各城門照舊放行，商民仍然開市，這些不提。

再說天子在陳府書房中暫住，頗覺安靜，翻看古今書籍，有時遊玩花園。光陰易過，已住五天，天子欲往河南諸仙鎮遊玩，隨辭了陳府夫人小姐，到日清家內，取了行李，同日清出門，望諸仙鎮而來，久聞該處是四大鎮之一，所以到此一遊，行七日方到。果然好個市鎮，各項生意興旺，因此居天下之中，四方貿易，必從此處經過，本地土產雖然不及南京富庶，但出處不如聚處，所以

百貨充盈，酒樓茶肆娼寮，更造得輝煌奪目。

天子與日清在歇店住下，直至把所帶零碎銀兩用完，方悟預先匯下河南銀票，失漏在日清家內。他是用慣的人，無錢焉能得過，只得將身上護體五寶網汗衫，暫為質典，以作日用，即命日清去當。走了數典，並不識貨，到大街成安當內，有一張計德，乃一識貨的，認得這五粒衫鈕，乃是連城寶珠，即刻寫了一百兩票子，交於日清去了。

鋪中各伙計不知是寶，就向東家說：「今日老張不知什麼緣故，一件舊汗衫，一口價就當一百兩銀子，好生奇怪。」東家一聽，取汗衫一看，果然是件舊網衣服，就向計德道：「因甚將我血本這樣做法？就當一件新的，也不過二兩餘銀，你今當了一百兩，豈不要我折本麼？」計德笑道：「莫說一百兩，就是一千兩，此人必定來贖，決不虧本。」東家道：「莫非真是顛了不成？」張計德笑道：「東家若要知此汗衫好處，只要請齊本行各友，同上會館，當眾人前，把這汗衫試出值錢好處，只怕同行各友俱無眼力，此時要求東翁，每年加我束口。如果試來並無好處，願在俸內扣除照賠，不知東家翁願否？」

東家大悅，說道：「有理！」固可叨教同業，心中也舒服。就即吩咐家人，去請各店執事商議，明日同行齊集會館。家人去不多時，各執事俱已請到。就將此事詳細說明，各人也覺奇怪，問計德怎麼試法？計德道：「只須預備大缸一個，滿注清水，再鐵鍋一口，炭一石，利刀一把，臨時取用。」各執事答應了。

到了次日，計德約同東傢伙計來至會館，早見合鎮當押行中，先後齊集，約有數百人。計德把汗衫呈出，放在桌上，細把緣由說出，內中也有幾人道：「昨日我也曾見過這件衣服，他要當一百紋銀，就許他五粒鈕於是珍珠的，也不值這價，故而沒理他，不意張兄有這般眼力，望祈賜教。」計德道：「這五粒鈕兒，乃連城之寶，當日狄青五虎平西，取回的珍珠旗上有避火避風避水避塵避金五個寶貝，就是此物。諸君不信，待我試出。」取過備下的口把利刀，分口人拿著，將汗衫擺在桌上，吩咐口人，持刀亂砍，就見它避金的功力，口人用力砍去百餘刀，刀口缺壞，汗衫一無破損，眾人齊贊道：「果是好寶貝。」計德又叫道：「你們口人用大扇扇鍋中炭火。」即將此衫盡蓋鍋上，炭火盡皆熄了。各人鼓掌稱奇。又見計德持了寶衫，放在缸內，只見缸中之水四面瀉出，缸內一滴不留，衫並不濕。當下各執事走來阻住，說：「不必試了，一缸既然避得，諒必九缸都是如此了，從此本行，要推老兄為首席了。」計德謙讓不敢，眾人就此而散。成安當主，回入店中，備辦酒席與計德酬勞，飲至晚間，見衫上寶珠發光，計德計上心頭，意吞沒此寶，即唆使東翁把假珠頂換，商酌定妥，將五粒寶珠收起，把假珍珠穿在原位之上，等候贖取。

再說聖天子當了寶衫，暫作用度，自己住在客店，打發日清星夜趕回，把銀票取來。日清奉命往返。耽誤約口日光景，已經收到，隨往本鎮兌了銀子，提出足色紋銀一百兩，另加一月利息，來成安當鋪，將衫贖回。聖天子看出了假珠，心中大怒，追問日清，只說不知，這必當店作弊，將珠換了。天子即帶同日清回到店內追索原寶。張計德及店主等均一口咬定，就是這五粒珠兒，並沒什麼寶珠。天子見他死口不認，有心圖賴，即同日清二人跳過櫃檯，把他東伙二人一齊拿下。腰間取出寶劍，向他頸上磨了一磨，大罵道：「我把你這狗頭，碎屍萬段，才泄這氣，怎敢貪心吞沒我的寶珠，若再胡賴，管叫你死在目前。」

此時店中各伙，欲上前救護，又怕傷了性命，也明知此事不該做的，所以無一人敢上前勸阻。成安店主嚇得魂飛天外，埋怨計德道：「都是你惹出來的。」叩頭道：「我是一時糊塗，誤聽人言，得罪好漢，萬望饒我。」就向寫票的說：「你快開珠寶櫃，把五粒寶珠拿還好漢。」當下那人忙入內拿了出來。聖上冷笑幾聲說：「算你見機造化，這狗男子，卻饒他不得。」隨即放了當主，搶上前把計德踢了幾腳，踢得他地下亂滾，父子二人方才大罵而去。計德心不服，吩咐快關當門，自己跑上更樓，將鑼亂打。向來規例，當店鳴鑼，附近各店一齊接應鑼聲，街坊店戶閉門。駐防官兵聞警，即四面跑來捉人。況白日鳴鑼，非同小可，驚動了大小衙門差役，持了兵器，隨地方官前來會齊捉拿。

此時天子與日清走出當門未遠，聽見傳鑼捉人，也就吃了一驚，又見各店閉門，走得數家，後面早有張計德帶了各伙，又引了官差追來。聖天子勃然大怒，拔出寶劍，翻身迎來。計德叫一聲：「這人就是！」一言未了，早被天子手起劍落，分為兩段，當下兵差見他行兇傷人，大喊一聲，一齊圍將上來。諸仙鎮是緊要地方，官兵又多，他二人四面被圍，戰了半日，越殺越多，不能突出。

這些護駕神明、當方土地忙尋救駕之人，一眼見更樓之上，睡著更夫，此人姓關，因好打不平，所以名喚最平，乃是一員武將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因為時運不通，埋沒在此。今日合該運來，走上前夢中叮囑。今番將他推醒，最平爬將起來，不見托夢神人，好生奇怪，耳邊聽得金鼓喊殺之聲，如雷震一般，推窗一望，見有二人被兵困住，口分危急，那人頭上放出紅光，想必就是神聖所言，當今天子有難，合該我救。跳起來，取了鐵棍，飛奔下樓，一路用棍打來，這些兵役，如何當得起？只要撞著就死。各兵將見他如此凶狠，大發喊聲，讓開一條大路。關最平直殺到天子面前，說道：「小人來遲，罪該萬死，請主上跟我殺出去吧。」天子龍顏大悅說：「恩公快快與孤一同殺出。」於是關最平在前開路，正遇本鎮協臺馬大人擋住去路，大戰口餘回合，被最平順手一棍，掃下馬來。兵將等拼命救了，不敢來追。天子再叫：「壯士復身殺人重圍，救了吾兒才好。」最平聞言，提了鐵棍，回身再入重圍，各兵丁知他厲害，誰敢阻擋？早給他尋到日清，招呼著從新殺出。天子見他如此勇猛，問他姓名，方知名叫關最平，江南人。乃神人點化他來救駕。此時三人來到店中，取了行李，走到口里，天色已晚，投入店中，用過晚膳，就在燈下寫了一道聖旨，交最平進京，投見劉墉，放為提督之職，賞了他盤川用度銀兩，最平謝了恩，次日起程，入京去了。正是：

君臣際會成知己，父子同游訂素心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